

型代曲三部时转

叶炜 著

踢 踢



转 型
时 代
三 部 曲

躡

躅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叶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踯躅 / 叶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9.6

(转型时代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96-6604-4

I. ①踯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40872 号

出版人: 段晓静

责任编辑: 韩 露

装帧设计: 马德龙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8.62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次: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叶 炜，本名刘业伟，1977年出生于山东枣庄。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文学博士，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学者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“乡土中国三部曲”《福地》《富矿》《后土》以及《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》《自清芙蓉——朱自清传》等。另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南方文坛》等发表研究论文三十多篇。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等。

回不去，进不来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- 一 羸氏乱天纪 / 001
- 二 贤者避其世 / 008
- 三 黄绮之商山 / 013
- 四 伊人亦云逝 / 018
- 五 往迹浸复湮 / 026
- 六 来径遂芜废 / 035
- 七 相命肆农耕 / 042
- 八 日入从所憩 / 047
- 九 桑竹垂余荫 / 056
- 十 蔟稷随时艺 / 068
- 十一 春蚕收长丝 / 080
- 十二 秋熟靡王税 / 097
- 十三 荒路暖交通 / 106
- 十四 鸡犬互鸣吠 / 117

- 十五 祖豆犹古法 / 126
- 十六 衣裳无新制 / 132
- 十七 童孺纵行歌 / 147
- 十八 斑白欢游詣 / 155
- 十九 草荣识节和 / 165
- 二十 木衰知风厉 / 171
- 二十一 虽无纪历志 / 179
- 二十二 四时自成岁 / 188
- 二十三 怡然有余乐 / 196
- 二十四 于何劳智慧 / 203
- 二十五 奇踪隐五百 / 213
- 二十六 一朝敞神界 / 219
- 二十七 谤薄既异源 / 228
- 二十八 旋复还幽蔽 / 236
- 二十九 借问游方士 / 246
- 三十 焉测尘嚣外 / 253
- 三十一 愿言蹑轻风 / 259
- 三十二 高举寻吾契 / 266

一 赢氏 乱天纪

我很痛苦。陈敌坐在我对面，慢条斯理地重复着这句话，边说边耸耸肩膀。纠缠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确让我很痛苦。陈敌以前很少皱眉头，从他痛不欲生的面部表情看，这次他好像真的遇到了什么大麻烦。

陈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说老实话他不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。但事实上他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，而且和他沾边的差不多都是优质女人，个顶个地漂亮。这一点，在大学时代就被我们广为传颂了。这小子对付女人很有一套，凡他看上的，几乎从没失过手。在这方面，他就像一头猎豹，下手无比地稳准狠。不同的是，大学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厌烦女人，很少能听到他像现在这样痛苦不堪的抱怨。在我看来，这抱怨根本就是一种吃饱了撑出来的矫情。乡下人陈敌什么时候学会城里人的矫情了？

九月的南京有些闷热，气压很低，到处都是潮乎乎湿漉漉的，把手伸入空中随便抓一把都能拧出水滴来。这样的天气即便是待在优雅安静的茶馆里也很不舒服，空调温度已经调到了最低点，女老板好几次过来示意我们不要再折腾空调。好在陈敌和她很熟，她不好意思把不耐烦表现在脸上。在这种令人郁闷的环境里，我实在不愿意听陈敌聊起他现在遇到的那些烦恼事。和这个比起

来,他大学时代那些花花草草的故事更能勾起我的兴趣。

大学毕业以后,这是我第三次在南京见到陈敌。这家伙最近几年身体严重发福,他个子本来就不高,现在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毛茸茸的大圆球。环境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。想当年陈敌刚上大学的时候,我在宿舍见到他的第一眼,还以为他是来送孩子报到的家长,他当时的的样子真是太沧海桑田了。皮肤黝黑满脸沟壑不说,衣着也是过于简单粗陋,仿佛不是来自现代社会。哥们你是从桃花源里穿越而来的吧?来我们宿舍串门的一个同学这样问陈敌。陈敌当时只是苦笑,什么也没说。但他改变得很快,上大学不到三个月,浑身上下就焕然一新了。刚开学他和我们一起上课,大家都说他是贫下中农到大学改造来了。现在,大家都说他是成功企业家到大学镀金来了。大学一年级还没结束,他就彻底“进化”成了一个城里人,举止言谈、穿衣打扮,和从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他参加工作以后,进化的速度更是惊人。“就阁下现在这副尊容,你以为还是当年风流倜傥的时候,还会有那么多女孩盯着你不放?”我接过陈敌递过来的“中南海”,笑嘻嘻地嘲笑他。

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我出生的时候也没含着块宝玉呀,但我这一辈子就一直没逃脱过女人的纠缠,真是桃花处处开,桃花运儿时常来。”陈敌自己点起一根烟,慢吞吞地说,“但我不快乐,我最近一直在想以前苏北老家的事儿,在男女感情这方面,农村没有乌托邦,城市也不是什么桃花源。”他说完向老板招招手,“王姐,再来一壶龙井!”不得不说,陈敌刚才这番话,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,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深刻了?难道泡妞也能泡出深刻的哲学

来？真是奇了怪了！

女老板端着一个墨绿色的铁盘扭着纤纤细腰无比曼妙地走过来，满面春风地给陈敌斟茶。她的屁股很大，像一尊古希腊的雕塑一样，饱满，圆润，喜庆。她很会穿衣打扮，在一袭半透明的长裙里面，粉红色的内裤依稀可见。“有劳王姐了。”陈敌跟她客套。她笑笑：“你是常客，理当好生服务。”陈敌摸摸已经出现败顶迹象的大脑袋，憨态可掬地嘿嘿笑了两声。“两位慢用啊，有事叫我。”女老板向后退了两步，去了柜台。扫兴的是，她始终没看我一眼。

“你刚才看人家屁股，眼都直了，至于吗？”陈敌眼睛毒。我刚才的小动作被他看见了。这家伙，说话还是这么刻薄。

这座名为“好再来”的茶楼正好位于陈敌公司的对面，陈敌图省事，接待客人什么的都安排在这里。说是茶楼，其实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，融餐饮、娱乐、休闲为一体。不接待客人的时候，陈敌自己也常来，叫上一杯酽酽的浓茶，找个安静的小角落，坐在那里发上一会儿呆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陈敌老是会无缘无故地发愣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，还经常自言自语苦啊痛啊的。照他自己的说法，全都是女人闹的。但大学的时候，他身边的女孩子比这还多，也没见他整天唉声叹气的呀。这才毕业几年，这人就深沉起来了？

应该说陈敌这几年在事业上发展得不错，不说成功人士，也算是小有成就了，工作在国企，旱涝保收不说，还混了个中层，当上了不大不小的部门小头目，好歹手底下管着五六个员工呢。私家车也有了，房子尽管还没有买，但他手里的钱早就足够付首付的。

他现在的状况,在南京不说中产,也算是小资了吧。这家伙在大学的时候就比我们能耐得多,愣没让家里出一分钱,靠自己一双手读完了四年本科,而且混得有模有样,还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。各位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职务,在大学里面,学生会主席这个头衔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,你说它是虚职没有什么权力也罢,但这个职务的确实惠多多。况且每逢学生大会,学生会主席必然大出风头。那时候的陈敌经常一袭风衣,手插在裤兜里,走在校园里风风火火,大小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在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眼里,陈敌那时候差不多就相当于精神领袖了。

“你说万一她俩同时出现在南京怎么办?”陈敌的样子越来越认真,表情越来越严肃,不像在开玩笑。

“你不是说一周接待一个吗?”我喝了口水,茶太酽了,苦口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偷偷尝过的我姥爷治胃病的一味中药。

“那也保不准她们自作主张搞突然袭击啊,而且小城那一个已经对我表现出不信任的情绪,说不准她就会不按游戏规则出牌,那样我可就惨了。”陈敌苦笑的样子真像是在哭。

“那也是你自找的,谁让你风流成性呢?”我笑着挖苦他。

他不看我,依然苦着脸坐在那里。

“你这么高的智商,应该应付得来。”我试图安慰他。

“你说得对,都是我自找的。但我哪个都放不下,一个是同甘共苦一起读过大学的老相好,一个是知心俊美的新相知。而且,说实话,女人和女人真是不一样的……得,说了你也不懂,你这个书呆子只顾读书了,咱俩在这方面没共同语言。哎,说真的,你小子

还没沾过女人吧？我真是为你感到悲哀！没沾过女人的男人怎么可能了解女人呢？唉！”

“呵呵。你先别为我感到悲哀了，你还是为自己想想办法吧。”我笑笑，又说了句，“我不像你啊，招蜂引蝶拈花惹草遍地风流。”

“我看出来了，你啊读研究生都快读傻了，也不能给我出什么管用的好主意。”陈敌朝窗外看了一眼，竖起中指对我说，“嘘，她来了！”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一个穿着很时尚很潮流的女人正袅袅娜娜地朝茶座走来。因为距离比较远，我看不清楚她的眉眼。

“条子不错。”我尽力装作内行，“会打扮，而且很得体。”

“这就是我在南京认识的那位。”陈敌的面部露出几分暖色。

“那我等会儿叫她什么？嫂子？”

“什么嫂子？还不知道她们两个谁会成为你嫂子呢！叫她李巧或者李老师好了。她是中学老师。”

“这年头，老师也疯狂，特别是女老师。”我低声说。

陈敌只笑不说话。

李巧已经进来了，女老板引导着她朝我们这边走来。

我欠了欠身子。

陈敌一动不动。

“你好。你就是雁南吧？常听陈敌提起你，说你是他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了。”李巧说话细声细气，带着一丝娇喘，典型的南方口音。她的脸很韩版，标准的瓜子形，尖下巴，高鼻梁，樱桃小口，连

刘海都是带着一股子韩国风格。李巧在陈敌身边坐下来，对着他粲然一笑。

陈敌咧咧嘴巴：“你咋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我去了你房间，没有人，就知道你在这里会朋友。”李巧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，朝女老板挥挥手，“王姐，来杯茉莉花，记在陈敌的账上啊。”

陈敌哈哈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她有多熟，我哪里能记账她都知道。”

“是啊，南京才多大地儿啊，你就那么几个定点，我还不清楚？”李巧很会说话。她放下包，对陈敌说，她去一趟洗手间。陈敌咧开身子，顺手摸了一下李巧圆鼓鼓的屁股。

等李巧走远，陈敌低声问我：“和郭聪比，你觉得她俩谁更强一点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看不出来。单就长相说，李巧似乎略胜一筹。”

“嗯。她知道我喜欢韩国口味，专门到伊博士韩国 YE 整形医院做了纯韩改脸型手术。”

“那不遭了老罪了吗？”

“她愿意的。”陈敌愣了愣，红着脸说，“不光长相，她床上功夫也好。”

我笑笑：“等她回来我就走，给你俩多腾出点时间。”

“不是说好了中午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我还是多去泡泡学校图书馆吧，马上就到研究生论文开题的时间了。我们老板要求严格，我可不敢大意。”

李巧从洗手间回来，抱怨里面味道太大，说了句，今天王姐忘记放卫生球了。

陈敌笑。

我站起来，礼貌地向他们道别。

李巧装出一副很无辜很委屈的样子：“我没打断你们吧？”

“没有。下次有时间再和你们聊。”

“雁南要写论文，时间金贵着呢，哪能老和我们这些俗人在一起？！”陈敌挖苦我。

“你们时间比我更金贵。”我嘴巴也不饶人。我看到李巧脸色红得跟火烧云一样。

二 贤者 避其世

N大图书馆真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好地方，这里不但有浩如烟海的图书，更为难得的是还可以无线上网。不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坐落在小城的大学，图书馆都是盆景式的。别说无线上网了，就是藏书也非常有限，除了马恩列斯毛，就剩下鲁郭茅巴老曹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套完整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，我如狼似虎地连续读了两遍。不是跟各位吹牛，四年的时间我几乎将那所大学图书馆的所有图书都读遍了。看了N大的规模和设备以后，陈敌说我们那时的生活真不能叫大学生活，那只不过是高四、高五、高六、高七，就那些教育方式，顶多算是应试教育的高级阶段。

陈敌说话很刻薄，但也很深刻，他看待事情的角度与常人截然不同。

我在图书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打开前几天刚从二手市场买来的东芝笔记本电脑，想从网上查点资料。这年头写论文最方便的资源就是网络，我们老板说了，现在写论文根本不需要去昏天暗地翻阅那些落满灰尘的书籍了，只要充分利用好网络就可以了。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，只要输入你要查找的关键词，然后轻点鼠标，一切都OK。老板说这话时的神态很得意，他是个做

论文的高手,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篇反响热烈的文章问世,而且向来都是刊发在本学科最顶尖的权威刊物上。他每年因此能从学校社科处拿到一大笔数目可观的科研奖励。

老板做科研发了财以后,新买了一个豪华坐骑——宝马5,常带着我们那个并不漂亮的师母去大卖场购物。

我最常去的地儿是中文期刊数据库,那里面汇集了近五十年所有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,查找起来非常方便。我这个笔记本电脑虽说是个二手货,但现如今电子产品淘汰得太快,这个本子性能完好,无线上网等功能一应俱全。我不亦乐乎地在网上冲起浪来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。这话用在图书馆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浏览了半天PDF版资料,眼皮发涩,我揉揉眼睛,看看四周,阅览室里还零星坐着几个人。时间已经过了中午,许多人开始犯困。我也想小睡一会儿,打开手机想定个叫醒铃,突然看到陈敌发来一条短信:我最近在写博客,有空来看看。下面附着一个网址链接。我来了兴致,何不去他的博客看看这小子究竟在写啥?大学的时候,陈敌喜欢写小说,曾经在一个青年文学刊物上连发了好几个短篇。如果不是机缘巧合,让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和校报记者团团长,他极有可能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作家。但据他说他并不后悔。

发展才是硬道理,其他的都是扯淡。陈敌对我说。或许这就是他努力挣钱的主要原因。有一次他问我:“想不想开个加油站?现在加油站很赚钱,黑乎乎的石油转眼就能变成白花花的金钱呢!凡是开加油站的都发财了!”我笑笑:“开加油站需要不少银子吧?咱一个穷学生,哪有那么多钱?”陈敌沉默了一会儿,说他现在最大

的理想就是开一家加油站，说别看那些加油站有的很不起眼，有机会他也会开去。

为了钱，陈敌可以离开总公司舒适的办公室，这个我相信。他一直都是一个不太按常理出牌的人，用陈敌的话说，他最善于走的就是野路子。包括对付女人，他也常常是出其不意发大招，让她们根本无法招架，只能乖乖缴械投降。我曾亲眼在操场看到他强行亲吻过一个女孩。那是大二那年的夏天，天气热得让人焦躁不安。我像往常一样，到操场上跑步。上大学后，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，一个是读遍图书馆藏书；另一个就是锻炼好身体，坚持每天晚自习以后在操场上跑十圈。我注意到那天陈敌没有上晚自习。大学前两年晚上必须上自习，这是我们系定下来的规矩，凡无故不上者，按旷课处理，一次扣两分。系里每年对我们进行一次综合考评，表现好的加分，违反纪律的减分，到年底算总账，谁的总分高谁就优先入党、拿奖学金。不得不说，这招对我们很管用，而且貌似也很公平。对于那些有特长的家伙，比如陈敌这样的喜欢写小说的人，每发表一篇作品就可以获得积分奖励，视发表刊物的级别奖励不同的分值。以校报为例，发表一篇文章奖励两分，校外省级报刊翻倍，国家级再翻倍。有了这个奖励，陈敌根本不把旷课当回事儿，他发表文章获得的奖励完全可以抵销旷课所扣的分值。因此，陈敌在班级里面是最来去自由的人，这一点，谁拿他都没办法。人家是在游戏规则里玩，没越出边界，你能有啥办法？

已经很晚了，操场上几乎没有。偶尔会碰到一对情侣，互相搂抱着慢慢地在操场兜圈子。十圈跑下来，我浑身冒汗，心想收工